

怎樣研究時事



著 夫 戴

行 印 店 書 北 東

怎樣研究時事

戴夫著

東北書店印行

怎樣研究時事

著者

戴

夫

出版者

東

北

書

店

佳木斯 哈爾濱 東安
齊齊哈爾 牡丹江 北安

印刷者

東北日報佳廠

延吉 富錦 勃利 鶴立
綏化 湯原 依蘭 樺川
肇東 安達 集賢 拜泉
克山 海倫 望奎 密山

每冊定價二百元

民國三十六年六月初版 10000 佳

前言

研究時事不管對於幹部或對於羣衆，都是最好的實際教育和立場教育。

我是做部隊宣教工作的，深感時事教育對於幹部思想領導的重要。這次我因某一機會，得在民主聯軍某部教導隊做教育工作，一開始便進行時事教育。最初我寫了一個「研究時事的重要意義及其方法」，作爲對同學們學習時事開始時的講話動員提綱。這個提綱是根據我和其他幾個同志學習時事的經驗寫成的。講時引用的例證，多半是在抗戰中對於時事的一些糊塗觀念，以及我們來東北後思想波動還未完全解決的許多疑問。講後有人鼓勵我寫出來，我雖然不會寫，但很愛寫，於是在總結了這一階段的教育以後，便抽暇把它一氣寫成了。

這個小冊子雖爲我一個人寫成，但其中却包含着許多同志學習時事及進行教育的經驗。

我教學對象是部隊營連級幹部。他們文化水平不太高，但政治水平却不很低，都有比較長久的革命鬭爭歷史。我的材料都是針對他們而準備的，可能不適合一般青年讀者對象。但其中一些研究時事的大原則，還是帶有一般性的，對一般青年或有參考價值，故不避粗陋，拿來出版。

這是我第一次嘗試，從來沒有寫過這樣的東西，倘有錯誤，希文化界先進，有以見教。

戴夫，一九四七，四，十九，於綏化。

目錄

前言

第一章 研究時事的目的

第二章 三種不正確的態度

第三章 五種不正確的方法

第四章 人民的立場

第五章 客觀的方法

第六章 用新觀點看新問題（一）

第七章 用新觀點看新問題（二）

第八章 用新觀點看新問題（三）

第九章 從敵我力量的消長，看軍事鬭爭的形勢

附錄 報紙常識和讀報經驗

從現實思想出發，到革命實踐中去

實踐的精神

報紙常識和讀報經驗

一

八

一四

二〇

二六

三二

三八

四三

四三

四三

四九

四九

五四

第一章 研究時事的目的

什麼叫做時事？

一般的說，國內外本地區在軍事上政治上經濟上文化上發生和演變着的事，都是時事。時事範圍很廣泛，大至什麼三巨頭幾巨頭協商，聯合國會議，外交談判，國際戰爭，帝國主義對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爭奪，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解放運動，以及一個國家的國內政策，國內戰爭，以及一個要人，甚或一個文化工作者的行踪，都莫不可以稱做時事。

時事演變更複雜，今天的仇敵，明天可以成為朋友，如太平洋戰爭爆發後，美國跟日本打得確很激烈，一旦日本投降，美國反動派企圖變日本為自己的附庸，於是跟日本法西斯殘忍的戰爭，便又成了朋友了。同樣，今天的朋友，明天也可以成為仇敵。如在抗戰期間，我們抗日，美國也要打倒日本法西斯，美國對中國抗戰是有幫助的，我們把美軍也叫做盟軍，但日本投降以後，美帝國主義份子要通過蔣介石把中國變為他的殖民地，登陸中國的美軍，便成了中國人民的仇敵。我們的戰士，也便把『盟軍』改叫做『美國鬼子』了。

1. 但不管時事範圍如何廣泛，時事演變怎樣複雜，可是有一點是簡單明白的，就是一切時事的發生和變化，無非都是兩個對立陣營的鬭爭和消長，或兩個對立階級的鬭爭和消長。

譬如過去的德、意、日，他們同時都是先天不足，資本主義發展又比較迅速的國家，因此，他們

一致的要求便是向外侵略。於是就有了德、意、日軸心侵略陣綫的形成，發動了規模空前的第二次世界大戰。蘇、英、美在反對侵略這一點上，其利害關係是一致的，因而就以他們做核心，結成反侵略陣綫，舉行了偉大的反法西斯人類解放自衛戰爭，並取得了最後的勝利。德、意、日完蛋以後，美國反動派在戰爭中發了洋財，便吹鬍子瞪眼睛地神氣活現起來，而邱吉爾戴高樂等資本主義國家的反動派，以及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大買辦大地主資產階級，如像中國的蔣介石，爲了獨吞勝利果實，鎮壓人民民主運動，也迫切需要美國反動派的支持和幫助，於是他們便違犯了過去波茨坦宣言的諾言，狼狽爲奸，對內則鎮壓工農勞苦大眾的羣衆運動，對外則我通過你，把你國變爲殖民地，你通過我，維持血腥的獨裁專政。這樣便以美國反動派爲首，結成國際反人民反民主的反動勢力。而在另一方面，美國的廣大人民，英法的廣大人民，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廣大人民，却都記住了波茨坦會議宣言，堅持要實現宣言的內容，要把世界變成一個和平民主的新世界，再不受世界大戰的危害，於是民主運動，廣泛在各國展開，形成一股巨流，成爲人民的民主力量，向反人民反民主的反動勢力作鬭爭，並逐步取得勝利。很明顯的，現在美帝國主義已代替了過去德、意、日侵略軸心的地位，成爲世界反人民反民主的反動堡壘，向全世界人民進攻，而人民的民主力量，爲了反對美帝國主義的侵略政策的世畧規模的統一戰綫也在迅速發展，爲爭取和平民主而奮鬥。於是這一新的對立和鬭爭，便代替了過去舊的對立和鬭爭。

又如在中國，大買辦大地主資產階級，亦即現在統治中國的蔣、宋、孔、陳、四大家族統治集團，他們與中國工農勞苦大眾和廣大人民，是勢不兩立的，他們的升官發財，享樂腐化，都建築在中國紅

農勞苦大眾和廣大人民流血流汗以至饑餓死亡的基礎上。中國共產黨則代表工農勞苦大眾的利益，要求廣大人民的徹底解放。因而這就形成國共兩黨幾十年來的對立和鬭爭。抗戰前有兩黨的十年內戰，抗戰後爲了打倒共同的敵人——日本帝國主義，兩黨成了戰友，理應相安無事了，但還有「摩擦」，八路軍新四軍打鬼子，「中央軍」抽後腿，使得中國人民的抗戰，始終處於敵頭夾擊之中。抗戰勝利以後，蔣、宋、孔、陳四大家族露出「朕即國家」的嘴臉，要獨吞抗戰勝利果實了，不惜請來美國爸爸，還拉上敵偽殘餘，爲了賣國、內戰、獨裁，冒險向中國人民進發，動了大規模的內戰，而以共產黨八路軍新四軍民主聯軍爲核心，全中國人民便對反動的統治階級，實行自衛，展開了爲爭取獨立、和平、民主的人民自衛戰爭。敵偽殘餘過去靠日本帝國主義的力量榨取人民發了財，很多都成了地主，他們要保衛這不義之財，就盼望「中央軍」來做他們的後台，民主聯軍則要窮人在經濟上政治上翻身，便展開對他們的清算運動，分地分房子，所以松花江兩岸的人們都說：「共產黨和國民黨打仗，是窮人和富人爭死活！」而事實也正如此，目前國內一切軍事、政治、經濟、文化鬭爭，國民黨都是爲了維持其專制獨裁的統治階級地位，共產黨却都是爲了爭取民主自由，使人民翻身解放。這便是四大家族與中國廣大人民的對立與鬭爭。

既然是兩個陣營或兩個階級的對立與鬭爭，在鬭爭過程中當然就會有彼此力量上升或下降的變化，並且最後還一定有一個方面，打倒另一個方面。譬如過去德、意、日因爲早有侵略準備，在戰爭開始的階段，他們是強大的，滅亡了許多國家，希特勒匪徒還一直打到了莫斯科近郊，但在蘇、英、美，雖然在戰爭開始時表面顯得較弱，但因爲他們的戰爭是解放戰爭，是正義戰爭，潛在的力量是十

分偉大的，在戰爭中一邊打一邊組織，所以能越戰越强，最後終將德、意、日擊敗。又如抗日戰爭勝利以後，國民黨因為有美國幫助，又有敵偽殘餘響應活動，加上他八年來藉口抗戰騙到手裝備起來的武裝，因而違犯和平民主諾言，向中國人民進攻，開始可以獲得一部份勝利，佔領了解放區許多地方，然而這力量是有限的，反之，解放區人民覺悟起來，認為不自衛不行，一致動員起來，力量却無窮，愈戰愈強，從去年十一月便開始轉入主動，而現在各解放區則在全力準備大反攻。顯然，再打掉蔣介石幾十個旅，中國戰局就要發生根本變化，如再繼續打下去，蔣介石便要完全失敗。這便是對立鬭爭中彼此力量的消長變化。

因此不難了解，一切時事，沒有不是兩個對立陣營或兩個對立階級的鬭爭，以及在鬭爭中雙方力量的消長變化。

我們為什麼要研究時事？

因為我們是一個社會的人，不屬於這個階級，即屬於那個階級，不管是在國際抑在國內，也不管是兩個對立陣營或兩個對立階級的鬭爭，都對我們的的生活有重大的關係，有嚴重的影響的，因此，我們就不能對時事表示『管他娘』。不僅如此，我們還是一個政治的人，國家是大家的國家，國家大事是大家的大事，『事在人為』，國家大事辦好辦不好全在我們。因此，不管你願意不願意，時局發生重大變化，你要不站在這邊，就要站在那邊，決不能超然於事外，而一定要參加一個方面的鬭爭，至少也要對一個方面表示同情。

譬如說我是一個政府職員，官不很大，也決定不了什麼大事，或者我是一個店員，我的工作只是

替東家站櫃台，售賣商品，或者我是一個工人或種莊稼的，我的工作只是做工或耕地；總之，假如我們只是些普通的老百姓，這大概可以不管國家大事，也可以不管國際形勢如何變化了吧？然而不然。美國要在中國傾銷剩餘商品，要和蔣介石訂立中美商約，美貨傾銷勢必引起民族工業破產，工人失業，農村貧困，這就會影響到我們的生活，使我們不能『泰然處之』。蔣介石打內戰離得我們較遠時，看起來和我們沒有多大關係，然而蔣介石要內戰就得賣國，就得實行政治上的獨裁經濟上的壟斷，就得通貨膨漲，這就會使我們不能隨便說話，並會使我們今天一元錢還能買點零用東西，明天一元錢就等於一張廢紙了，一切靠薪水吃飯的人，就要大倒其霉。於是生活有保障，要做買賣保證有盈利，要開辦工廠不至閉門大吉，要做工的種地的都能活下去，那我們對美蔣狼狽為奸，對美國人民運動，對中國人民自衛戰爭，就不能表示漠不關心，而要參加到鬥爭中去，要求美軍滾出中國，支持和幫助民主聯軍打勝仗，積極參加民主運動，要求廢止國民黨一黨專政，爭取實現民主的聯合政府。

如果我們是一個革命青年，或者是一個已經參加革命工作的同志，那末在事實上我們已參加了兩個對立陣營或兩個對立階級的鬥爭，我們已經不是一個普通的人，而是一個政治舞台上的人物了。我們既然參加了政治鬥爭，就一定要求得我們鬥爭的勝利。勝利之道，在『知己知彼』。怎樣才能『知己知彼』？全在研究時事。所以凡是參加革命工作的同志，都很關心鬥爭形勢，常常要去聽形勢報告，而所謂形勢報告，常常也就是經過研究得出結論的時事報告，或政治報告。我們為什麼要聽這個？因為這種形勢報告，可以使我們『知己知彼』，可以使我們知道敵我鬥爭變化和趨勢，可以使我們知

道人民意志的趨向，因而也就可以使我們能够知道：現在是什麼時候，應該提出什麼鬭爭任務和工作方針，以及應該採取什麼路線，用什麼方式方法去完成我們的鬭爭任務。

光做革命工作埋頭苦幹，不研究時事，不聽形勢報告，行不行呢？不行。有人以爲我不是大幹部，用不着我來決定什麼方針路線，因而我也就不需要研究什麼時事，那種想法是不對的。因爲上級決定了方針路線，要你去執行，如你不了解國內外的、本地區的形勢，你是沒有辦法去體會上級決定，貫徹執行上級決定的。蠻幹就會發生錯誤。而且，革命工作是艱苦的工作，如果我們光顧勞，看不見勝利的遠景，誰還願意老是艱苦下去呢？不用半年，就會沒有鬭志了。如果你遇到的又是鬭爭十分殘酷的環境，光看見眼前革命遭受挫折，看不見別的地方革命勝利，你不會悲觀失望麼？如果你遇到的是革命鬭爭順利發展的環境，光看見革命勝利，看不見敵人從公開鬭爭轉入隱蔽鬭爭，看不見敵人的潛在力量，以及敵人積極準備打反攻，那你也曾因爲勝利沖昏頭腦，因而遭受意外損失的。

對於時事的認識好壞，常常還會決定一個人的一生榮辱。譬如抗戰初期，有人研究了時事，認識到中國抗戰可以勝利，便脫下長衫下鄉發動游擊戰爭，到現在都成了解放區軍事政治經濟文化各方面建設的優秀工作者，成了光榮的革命職業家。有人研究了時事，覺得中國抗戰不可能勝利，便先去敵人那裏當了漢奸，到現在有的受審判，有的成了『黑人』。也有人覺得可以打勝，而且可以很快地打勝的，但很快沒有打勝，又覺得中國抗戰不可勝利了，終於也當了漢奸，結果和第二種人一樣。這都是由於對抗戰形勢，也就是對『知己知彼』不同的認識而決定的。

說到這裏，對於爲什麼要研究時事這個問題，就不難了解了。

我們研究時事，最小的目的是要了解國內外形勢，決定我們的態度和行動方向。最大的目的，則是要打破對時局的糊塗觀念，提高政治嗅覺與分析問題的能力，弄清楚時局，使我們不管在革命勝利發展或遭受挫折的時候，都能保持清醒的頭腦，不致迷失方向，而能根據具體情況的變化，改變或堅持原來的鬥爭方針和政策，堅持鬥爭，爭取勝利。

這便是我們研究時事的目的，我們研究時事的主要意義，也就在這裏。

第二章 三種不正確的態度

我們研究時事的目的，既如上述，是在打破我們對時事的糊塗觀念，決定我們對問題的態度，決定鬭爭任務和實際工作。那末，關心和研究時事，當然應該是我們經常工作之一。但這一研究時事的主要意義，並不是我們每一個人，甚至每一個參加革命工作的同志所深切瞭解的。其具體表現，不管是在一般社會上或在革命陣營中，還有不少的人，對時事問題，或多或少地都還存在着下述三種不正確的態度。

第一種態度是不關心時事，認為時事是國家大事，和我的生活沒有關係，或者認為談時事即談國事，談了沒有好處，反有壞處，不如不談。這一種態度，以一般社會人士最多，革命陣營中的同志則較少。這是一種研究時事最有害的觀點。

養成這種有害的觀點，完全是過去統治階級所造成的罪孽。一切專制統治者，不管是偽滿時代的日本帝國主義，或是現在的國民黨統治集團，都是不願意人們研究時事問題的。因為他們和人民對立，是統治人民的，所以他們就把國家大事，弄得神秘化起來，不讓人民知道。又因為要人民規規矩矩地服從他們，要人民對他們『望而生畏』，所以他們辦事的地點，就成為可怕的神門，大門就一定要朝南開，而且顏色還一定要是黑漆的，『黑漆衙門朝南開』，進進出出的都是十分闊氣的達官貴人，

我們小百姓自然便要『望而生畏』了。而他們便也以此自炫，你要問國家大事麼？『你是什麼人？』『你配管？』『你能管得了麼？』幾個開號便把我們吓唬住了，我們立刻就會覺得，我們的確管不了國家大事，國家大事是難辦的事，一定要他們管才能管得了的。然而他們辦的事，却都是對他們自己有好處，對我們大家有害而無一利的，有時爲了他們的享樂腐化，他們竟弄得我們活不下去了，我們雖不能管，但免不了是要牢騷幾句的。譬如過去的偽滿政府，要農民出荷獻納，要工商統治組合，要一切的人民勤勞奉仕，當國兵，當勞工，這是我們所最不滿意的。又如現在國民黨統治地區，因爲蔣介石要堅守賣國獨裁內戰，所以要和美國訂立中美商約，要橫征暴斂，抓了徵兵，這也是我們最不滿意的。我們一不滿意，就要議論，發牢騷，而我們一這樣做了，在偽滿就把我們抓到憲兵警察那裏去，吃苦受罪甚至殺頭，在蔣佔區則會有特務，在人不知鬼不覺中把我們殺害，或捕捉到鬼知道的地方去，死了連屍首也找不到。於是小心的人們便互相警告：『不要議論國事！』頹廢的人就『國事管他娘，打打麻將』，茶館，酒店，澡堂，戲院便也都掛起牌子來：『莫談國事』。這樣大家就不談國事了，對於統治階級，這正是『正合孤意』，他們更可以毫無忌憚地做對人民有害的事情了。於是乎就『康德皇帝陛下萬歲！』『一個黨，一個主義，一個領袖萬歲！』

但在現在，尤其是在解放區，情況却和偽滿或蔣佔區大不一樣。其主要區別之點，即在民主政府不是爲了統治人民，而是爲了『爲人民服務』，政府和人民沒有矛盾，兩者之間的利益是一致的。人民爲了要解放，要自由，要民主，就得要有民主政府做保障，而政府對內對外一切措施，也無不爲了人民的利益，要人民做後盾，做基礎。所以茶館，酒店，澡堂，戲院，都沒有『莫談國事』的告示！

而在一切農、工、商、青、婦各種羣衆團體中，則都在極力提倡談國事，研究時事。因爲大家對時事了解多了，政治覺悟程度就會提高，而參戰參軍參加一切革命工作，便會更加積極勇敢起來。這樣政府有了覺悟的人民，也就更加有力了，人民有了有力的政府，澈底解放也更爲迅速。因而「認爲時事是國家大事，和我生活沒關係」，或認爲「談時事即談國事，談了沒有好處，反有壞處，不如不談」，便成了歷史上的有害的觀點，最要不得的錯誤的想法。

第二種態度是比較關心時事，但光只注意自己樂意注意的事，別的事一概不管。這一種態度，以一般關心時事的開明人士，或參加革命不久，熱心很高，政治經驗不太多的同志犯得最多。這也是研究時事的有害的觀點。

抱有這種態度的人，多半是對某一問題抱有幻想，或對革命有高度的熱情，但却不大認識人民的力量，以及忽視自己主觀努力在客觀現實中所起的能動作用所致。譬如去年四月四平戰役進行正激烈時，人們希望的是和平，而現實却是戰爭，因爲主觀上是這樣的希望，便把如何爭取戰爭勝利這一問題忘却了，老是盼着三人小組快來，凡不是三人小組的消息，他們都不樂意聽。又如長春撤退以後，一般樹立了長期戰爭的觀念，對美蔣的仇恨也上升了，大家最愛看的是勝利的消息，如「消滅蔣軍五千」，「消滅蔣軍一萬」！並且看慣了「消滅蔣軍一萬」，就不樂意再看「消滅蔣軍五千」了，而「消滅蔣軍一萬」，至多也只樂意看三兩次，次數一多，便覺得平淡無味不願意看了，願意看的是「消滅蔣軍一萬五」或兩萬、三萬，對於別的什麼羣衆運動，蔣佔區人民痛苦，都認爲沒有意思，看不看不要緊。

這種研究時事態度的害處，是先則因幻想而放鬆了當前的鬭爭，繼則因幻想破滅而對革命鬭爭悲觀失望。就是弄得最好，你所要注意的問題，都滿足了你的慾望出現了，至多也只能對你起個打嗎啡針的興奮作用，對革命實踐沒有多大的意義。這種態度的來源，是由於我們思想上忽視羣衆的力量，忽視我們主觀努力對客觀現實所起的動能性的作用。譬如四平戰役時的『和』『戰』問題，國民黨是一定要消滅共產黨，一定要打共產黨的，但假如蔣介石看到打下去馬上就要死亡，對自己沒有好處，他也可能和我們暫時講和。如果我們打得好，打得他不能再打下去了，和平就會從可能變爲現實，反之，我們打得不好，蔣介石就會堅持打下去，不和我們講和平。我們就不應該等三人小組，而應該打好打仗，爭取勝利，以正義的自衛戰爭結束人民戰爭。又如現在和國民黨打仗，消滅敵人幾千幾萬，這當然是最要緊的，沒有這個我們就不能勝利。然而這個也不能決定一切，決定蔣軍必敗的命運，除了軍事上的因素，還必須有政治上經濟上各種因素，因而對於蔣佔區的羣衆運動，解放區的土地改革，蔣佔區的人民疾苦，解放區的人民生活上，就不能不給以必要的注意。現在敵我戰爭是軍事故治經濟文化的總力戰，計算蔣軍必敗的命運，因而就不能光計算軍事方面。不然就要算不對賬。

第三種態度是就時事論時事。美國怎樣，蘇聯如何，國民黨又怎樣，共產黨又如何，但好時事也就是時事，和我們沒有什麼關係，我們之所以談時事，也不過是爲了談時事而已。這也是一種研究時事的有害觀點。

抱有這樣研究時事態度的人，還可能分成兩類。一類是清高主義，他們認爲什麼軍事政治問題，

什麼你爭我奪，都是鬼打架，「狗咬狗」，他們是超脫塵俗的人，因而對於這些問題，採取的態度是「冷眼觀世界」，「坐山觀虎鬥」。這完全是個人主義的立場，看來他並不參加任何一方面，實際則在客觀上幫助了反動的統治階級。反動的統治階級，正願意我們對一切時事問題抱這樣態度，因為我們大家都抱了這種態度，他們幹什麼壞事都不會有人反抗，而他們的血腥統治也就可以萬歲萬歲萬萬歲了。另一類是清談主義，他們認為研究時事，只不過是爲了要知道一些國內外的、本地區的大事。爲什麼要知道這些大事呢？因爲知道了這些，他們就可以在茶餘酒後聊天，特別是可以對別人顯示他們的見聞廣博，而我們這些土包子，因而便也可以對他們特別尊敬，覺得他們是知識份子，是了不起的有學問的人物，對於他們除尊敬佩服之至而外，別無二話。這種態度也是一般反動的統治階級所容許的，只要我們的這種清談，不抵觸到他們的痛處，他們還可以藉此對外裝裝門面，說中國已經是民主國家了，你看我們這裏到處可以讓人民說話。然而對於我們人民方面來說，這是浪費時間毫無意義的。一天到晚忙得不亦樂乎，連生活和工作都難照顧周到。誰有閑功夫來整天聊天呢？如果光談時事，對實際工作沒有半點好處，談它又有什麼用處！

我們不是超脫塵世的人，而是一個社會中的人，實際生活中現實的人。活動於現實社會，而要超脫於現實社會，是不可能的事，如其不知不覺地爲統治階級服務，不如自覺地站到人民方面來，爲人民利益而鬭爭。我們不需要清談，也沒有工夫清談，如果是沒用的東西，我們就不談它，如果於我們革命鬭爭有用，那就得聯系當前革命鬭爭與工作任務，解決實際問題。我們研究時事，是爲了了解鬭爭形勢，了解敵人，了解自己，了解廣大人民的呼聲和要求，根據具體情況的了解，決定我們的鬭爭